

富二代、贫二代、中间代携带各自背景踏进大学校门

## 90后酷一代来此报到

□快报记者 胡玉梅 黄艳/文  
快报记者 赵杰/摄

贫困学生只带了少许生活费，一来学校就直奔“绿色通道”处申请助学贷款。

**东南**大学桃园宿舍楼前，周先生正帮女儿看行李。从Hello Kitty被子到巨型玩具熊，大小11件行李颇为壮观。与此同时，在梅园宿舍区门口，来自昆明的女孩小蔡正焦急地寻找宿舍，独自一人到达南京的她，刚刚坐了近五十个小时的火车。

昨天，东南大学在南京高校中率先接受新生报到。这届新生出生日期理论上介于1990年9月1日至1991年8月31日之间。这也就意味着，90后新人类集体亮相大学。

“他们很酷。”学长这样评价90后新生。

## 富裕学生

三名志愿者把女生行李搬进屋

“爸爸、妈妈、爷爷、奶奶，还有我的小表弟都来送我了。”来自北方的小李家境富裕，准备了足有十件行李。小李爸爸说，小李考上名牌大学后，亲戚朋友都很高兴，这次的学费就是爷爷奶奶直接打在卡上的。电脑、相机、MP4和新款手机都是亲友奖励的。

“这么远，担心他带着贵重东西不安全，我们父母就来送一下，再带上他爷爷奶奶到南京玩几天。小表弟是来大学参观的，要让他立下向哥哥学习的志向。”小李父亲说。

小李悄悄告诉记者，其实自己并没有准备多少行李，都是爸妈一手安排的。从冬被到夏被再到四季衣服，日用品，光这些就装了十件行李，每个人手里都是满满当当。记者向东南大学志愿者们打听得知，五人护送，准备十件行李的情况并不罕见。

“有一辆面包车，卸下来的全是行李，都是同一个新生的，数都数不过来。还有一名女生的行李，足足出动了三名志愿者才搬进了宿舍。一般至少有两人以上来送新生，行李至少五件。”一位大二男生对记者说。

一件行李84斤，还不是最重

校园里，一个可以容纳三个箱子的编织袋在空中向前漂移，细看发现，原来编织袋下，家长正用肩膀扛着艰难前行。这些行李究竟有多重？“18公斤，34公斤，42公斤——”学校行李托运处的工作人员随手翻出三张单子。记者发现，单子里有一张现实行李重量为84斤。

“这还不是最重的，你看这里一排，都是庞然大物。”记者顺着工作人员手指的方向，看到多件巨型行李被包裹得严严实实。工作人员根据经验判断，可能一件行李中就有两三个大箱子。正说着，有家长来领行李，原本准备用小三轮车运到宿舍，但实在太过巨大，只能两个人吃力地抬回去。在这些家长身后，一些90后大学生拎着轻便的小行李，东张西望。



家长面面俱到，连纸篓都带来了。

男生带美羊羊，女生带专用纸

电风扇、零食、台灯和玩具占据了只有20多平方米的四人间宿舍。新生小曹读的是建筑系，家住江北，从小到大就没有脱离过父母“视线”。这次到江宁九龙湖住宿，他说是“头一次出远门”。

为了送宝贝儿子上学，夫妻俩早起床，把三大箱行李放进了后备箱。早在几天前，父母就为他准备好了行李。儿子睡惯了家里的枕头，万一到校后失眠怎么办？所以自家枕头一定要带着；儿子喜欢吃零食，什么沙琪玛、饼干、凉茶，一样都不能少。当记者遇到小曹时，他正在宿舍周围喝饮料。于是，他把记者带到宿舍参观。

记者看到，他的床上吊着一个单人吊扇，“虽然有统一大吊扇，但凉风有限。”桌上，沙琪玛和王老吉整齐地摆放着，最抢眼的，是一个“美羊羊”小玩偶。也许是怕记者笑话，小曹拿起“美羊羊”解释说：“我特别喜欢看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，我觉得特别搞笑。”

衣橱里，小曹上层放着零食，下层则给两个大行李包占据了。小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爸妈不放心，带了很多东西，衣服也有好多套。”

“我只用这个牌子的纸，爸妈怕在新校区买不到，特地在市区大超市买的。”女生小李的箱子打开后让人吃惊，全是一个品牌的纸品，有卷纸，抽纸，餐巾纸，估计一个学期都够用了。

## 不差钱生

刚来就打听就业前景

校园里，一身白色衣裤的小陈显得很出挑，脖子上戴着一串水晶项链。“你没见过我高三的模样，全校最邋遢的女生，不洗脸不洗头，只穿校服，要不凭什么考进这里。”小陈说：“虽然我这身衣服是名牌，可我平时不浪费，穿衣服只要舒服就行，用的东西也是。我现在完全是释放自己了，憋一年多了。”

小陈目前还在减肥，中午于是不吃饭，“没想到校园这么大，体检、领服装，大半个校园走下来，体能全消耗光了。”说着，小陈拿起一盒牛奶吸了两口，又跑去忙报到的事了。小陈来自天津，1990年出生，被东南大学法律专业录取。“以后就业前

景怎么样？”小陈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前途，见人就打听未来发展情况。是读研还是工作，她已经开始操心了。小陈的爸妈陪着她来报到，不过所有的事情都是小陈一个人在操办。

关心学校菜价，盘算省钱

“请问梅园4舍在哪儿？”下午1点30分，一个身材娇小的女孩拖着行李箱问路。她穿了件T恤，球鞋侧面已裂了口子。她叫蔡爽，昆明人，1991年12月出生，被录取于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。

“我是一个人来的，爸爸妈妈工作忙，这也是我第一次独自出远门。”这个从没来过江苏的小女生，坐了近50个小时的火车，在火车站跟着东大接站汽车到了校园。

等把行李拖上三楼宿舍，小蔡很大方地向室友进行了自我介绍。和有家长陪伴的学生比，小蔡做起事来有些手忙脚乱，常常出些小错，但她很快就能自己克服。

原以为这个小女生来自贫困家庭，但并非如此。出生昆明市教师家庭的她，卡里已经打上了足额的学费和生活费，爷爷奶奶等长辈也给了她不菲的奖励。

“你知道吗？我爷爷奶奶是生活在农村的，这笔钱对他们来说很不容易。”懂事的小蔡决定缩减开支。她非常关心学校的菜价，计算着自己一个月如何把生活费控制在最低。“电脑我暂时也不准备买，看看再说吧，钱一定要省着点儿花。”下午2点30分，小蔡仍在等着自己的托运行李，午饭没吃，水也没喝。

小蔡最关心的还是学校里课程如何设置，教室在哪，图书馆怎么借书。

申请贷款，努力还贷

大学生活动中心的一楼有个醒目的指示牌：绿色通道。在这里，学生可申请助学贷款，可申请缓交学费和住宿费。

量生活费。“我打算用自己的努力去还清贷款，不想让家人来负担。”这个小男子汉充满信心。

“半天时间有150多人申请缓交费用，他们一般只凑到一两千块的生活费，这笔钱要维持到助学贷款和助学金发放的时候。”东大的老师介绍说。

四季就穿一双球鞋

小高、李丽玲是工商学院的大一新生，住同一个宿舍。这个宿舍有个特点：四个来自不同地方的女孩都是单枪匹马来南京念书。

今夏，李丽玲家遭遇了不幸。“所有你能想到的悲剧突然降临了我们家。”李丽玲说。今年，她虽然顺利考上了东南大学，但家里怎么也乐不起来。她家在广西南宁一个偏远山村，父母都是农民，还有一个弟弟。“爷爷下农田时摔了一跤，后来就瘫痪了；弟弟也生病住院了，还有妈妈，她得了乳腺癌。我们家本就不富裕，家里接二连三出事，根本没钱交学费。我整个夏天都在农田里帮忙收割水稻、种田。”说着家里的事，李丽玲头低了下去。

“他们也很想来看看学校什么样，但要花路费，所以，我没让他们送。”两天前，李丽玲告别家人，买了张硬座票就上了火车，“一开始人挺多的，有一段没人，我就在座位上躺着睡了一会儿。从我家到南京要34个小时，我也睡了大概有6小时，很满足了。”

李丽玲的衣橱很空，上层放着一床被子、一件羽绒衣，下层只有一两件换洗衣服，壁板挂着一个书包。她的桌上放了几本书，还有昨天刚买的洗漱用品。说起在学校的生活，小李直喊“贵”，“太贵了，我们三个人昨晚想去买一些生活用品，根本就不敢买。很多东西都要比我们老家贵几十块钱，后来我们就买了脸盆，不敢再买了。”

李丽玲指着脚上的凉鞋说：“这双是舍友的，我没想到到这里凉拖这么贵。我们家凉鞋只要三四元，这里要七八块钱。我身上总共就几百块钱，还要交学费、军训费一共600块，要是买了凉鞋，恐怕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。”说话间，李丽玲展示了一下自己的鞋子，是一双球鞋，“我就这么一双鞋，一年四季都穿它。”

## 评价

放心，很快就独立

“阿姨，看看我们的塑料盆，质量很好，原来10块，现在就卖8块。”广场上，经济管理专业大二学生小陶和三个同舍姐妹正在推销商品。“我们一共凑了三百多块钱，专门卖塑料制品。为了能摆上这摊，申请就跑了五六趟。”小陶说，现在的新90后大学生看上去很酷，都是父母来问价，话很少，可能是初来乍到的原因。

一旁，几个大二男生在卖自行车，价格从一百多元一辆到三百多元。“不买不行啊，这里是学校中心，到最远的地方要35分钟，走路可耽误事了。”家长们动了心，纷纷掏钱。“离开了父母，他们会很快独立起来，不用担心，我们是过来人。”一个小伙子这样评价学弟学妹们。

东南大学党委副书记、副校长刘波告诉记者，从前天开始，她就在新生接待处张罗。刘波表示，这一级新生的确感觉比较“酷”，思想比较独立，和历届学生相比会相对叛逆一些。她认为，这批学生身上的优点很鲜明，缺点也很鲜明，接受能力强，不太愿意服从家长等等。相对而言，中西部来的学生相对保守，更“听话”，而发达地方来的学生则更反叛一些。

## 心得

台灯、电扇、自行车“老三件”必不可少

“来到这里我才发现，笔记本电脑、手机、相机都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没了台灯、电风扇和自行车这三件，日子可真不好过。”打扮时尚的小丁来自北方城市。虽然昨天南京降温，他还是觉得闷热，赶紧紧了台扇放进宿舍。台灯当然也不能少，看书时用得上。自行车也很需要，毕竟新校区很大。“这三样东西听起来很老土，但确实实用，我们大二的学生也有体会。”一位大二男生说，这三件东西是生活必需品，不花哨，但绝不能少。如果让他列必需品清单，一定要把这三样列在前面。